

◇闲情偶寄

我的雨花石

[无锡]梅南频

案头清供里,最让我心安神定的,不是名贵瓷瓶,也不是精巧文玩,而是一捧静静卧在白瓷浅盘里的雨花石。这三十多枚玲珑美石,并非我辗转市井寻得,也非亲赴江畔拾捡,而是池澄先生亲手赠予我的。每每指尖抚过温润石面,看光影在石中晕染出万千天地,我总觉得,自己珍藏的不只是天地造化的灵秀奇石,更是一位倾尽半生热爱的金陵石痴,递来的一份温润心意。

初识池澄先生,便知他是南京城里最痴爱、最懂雨花石的人。先生一生与石相伴,少年执笔为文,中年醉心藏石,晚年潜心研石,既是落笔生花的人文人,更是名满天下的雨花石藏家、赏石大家。他穷半生光阴,痴迷于雨花石的色、纹、形、质,创办雨花石协会,编著石典研析石中美学,甚至深究雨花石与《红楼梦》通灵宝玉的文脉渊源,把一枚枚不起眼的小小石子,酿成了独属于南京的文化风骨。世人赞他“金陵石痴”,可在我眼里,先生从不是偏执的藏者,而是最懂石之灵魂的知己,他爱石,从不把奇石当作待价而沽的藏品,而是视作天地孕育、可遇不可求的知己,遇上心意相通的人,便甘愿把心头所爱,慷慨相赠。

那日常常闲谈间,先生轻

轻捧出一方锦盒,没有繁复的客套,没有矜贵的说辞,只缓缓打开盒盖,三十多枚雨花石错落相依,猝不及防地撞入眼底。那一刻,我忽然懂得,何为“石中皇后”,何为天地凝就的灵秀。它们个头小巧,却无一雷同,历经千万年江水冲刷、沙石磨砺,褪去了棱角锋芒,个个圆润光洁,触手温润微凉,没有玉石的张扬贵气,却自带一份洗尽铅华的沉静安然。

我总爱把它们尽数铺在浅白盘里,注上一汪清水,静静赏玩。一经水的浸润,雨花石便彻底活了过来,原本内敛的纹路肆意舒展,沉敛的色彩明艳流转,方寸间竟藏着无边风月。有的石面晕开淡淡胭脂粉,如云霞漫卷,像江南暮春的晚晴,温柔得让人心头发软;有的通体清润素白,间杂几缕墨色细纹,疏疏落落,宛若水墨留白的远山近水,寥寥几笔,便写尽江南烟雨的空灵诗意;有的缀着明黄、黛青、浅褐交织的纹理,层层晕染,恰似秋日层林尽染,天光云影共徘徊;更有那纹理奇绝者,细看竟似孤舟泊岸、寒梅映雪、飞鸟投林,浑然天成,无半分人工雕琢的痕迹。

原来天地从不爱刻意铺张,只是把万千山河、四时风

月、云烟变幻,悄悄藏进这一枚枚小小的石子里。石不能言,却最是可人,它静默不语,却把千万年的日月精华、江水涛声、风雨晨昏,全都妥帖收藏,只等懂它的人,以水为镜,以心为眼,窥见石里的万千乾坤。

这三十多枚雨花石,我从不舍不得单独陈设,更不愿束之高阁。平日里,总把它们放在书桌最显眼的地方,伏案久了,便随手拿起一枚,放在掌心摩挲。白日里阳光斜照,石身通透温润,光影流转间,烦扰心绪慢慢平复;深夜灯下独坐,石纹温婉沉静,伴着一盏孤灯,竟生出相伴多年的温情。它们从不争艳,也不张扬,安安静静卧在案头,却有着抚平浮躁、安顿心神的力量。

先生赠我之时,未曾多说一字,可我偏偏从这一枚枚美石里,读懂了他的心意。先生一生爱石、懂石、传石,他看重的从不是雨花石的市价,而是石中藏着的品性——历经江水千万年冲刷,依旧质地坚密;身处方寸狭小天地,依旧心怀山河风月;纵然沉默无言,却自有温润风骨;不攀附、不张扬、不炫耀,静静沉淀,终成绝美。他赠我的,哪里只是精美石子,分明是在教我,做人当如雨花石,历经世事打磨,仍守内心温润,沉淀自我,沉静自持。

◇四时风物

夏日“三白”

[郑州]王吴军

栀子花、茉莉花、白兰花被称为夏日“三白”。夏天一到,它们就来了,谁也不肯迟到。

栀子花是“三白”里最沉得住气的,花苞在绿叶间藏了好些日子,青青的,硬硬的,总以为还要等很久,可是,忽然它就绽放了。那香气不是飘来的,是扑来的,是花苞在憋了一整个春天之后,一下子炸开的。栀子花的花瓣厚厚的,白得发亮,边缘微微卷起,像是刚从牛乳里捞出来,还带着湿气。宋人杨万里这样写栀子花:“孤姿妍外净,幽馥暑中寒。”大热天里,那一缕幽香,真的像一捧雪,能让人从骨头缝里凉出来。

丰子恺画过一幅《栀子花》的画,题款写道:“折取一枝栀子,将他插向胆瓶。不须风动帘旌,自有香生昼静。”那“香生昼静”四个字,真把栀子花的性子写透了:不闹,不争,只在静处,暗暗地香。

茉莉花是“三白”里最玲珑的,花朵细细的,白白的,藏在油亮的绿叶间,像碎银子,像星星。茉莉花的香是从门缝里钻出来的,从窗纱里钻出来的,从梦里钻出来的。小时候,外婆在院子里种了一丛茉莉,她会用细铁丝把茉莉串成手串,套在妹妹的手腕上,白嫩嫩,香喷喷,妹妹说,连梦里都是甜的。苏州人这样唱茉莉花:“好一朵茉莉花,满园花开香也香不过它”,那调子软软糯糯的,也甜到心里去。清人王士祯

写茉莉花,“香从清梦回时觉,花向美人头上开。”那香里,有少女的心事,有夏夜的微风,有说不清道不明的、湿漉漉的思绪。

白兰花是“三白”里最矜贵的,花瓣狭长,象牙色,香气幽幽的,文文雅雅的,不像栀子花那样霸道,也不像茉莉花那样黏人,它是来陪伴的。白兰花不能种在院子里,太娇气,怕风怕雨。乡下人把它种在盆里,放在屋檐下,夏天搬进搬出,比伺候孩子还上心。开一朵,摘一朵,用湿手帕包着,放在枕头边,那香就陪着,一夜都不散。汪曾祺写白兰花,说他家有一棵,花开时“香得厉害”,香得“有点叫人不安”,可那份不安,不是怕,是受宠若惊。

夏日里这“三白”的好,好在它们知道自己白,却不以白自傲,栀子花白得厚实,白得饱满;茉莉花白得玲珑,白得精致;白兰花白得清雅,白得含蓄,它们的香也不一样。栀子花是浓得化不开,茉莉花是清得藏不住,白兰花是幽得说不清,它们把整个夏天积攒的白和香,都掏出来,摊在枝头,任风来嗅,任人来闻。闻过了,夏天就短了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xn@163.com

关爱老年人

用我们的爱
为他们的生活添彩